

跟母亲聊天

■ 乔志兵

车子刚停在村口,我一下车,母亲就迎了过来,嘘寒问暖地摸摸我的脸,又摸摸我的头,笑得跟花似的,母亲拉着我的手不放,往家里走。

母亲见到村里人就开心地说:“我儿子回来了。”母亲叫我喊人,说这是三叔家的孩子,旁边是他孙女,刚上幼儿园。我四十多岁了,却好似毛头小子一样。母亲拉着我说:“你还记得吗?小学边的池塘,水干净了,水葫芦更绿了。”

母亲脚短,我就小碎步地走,看到一只黑猫,便问起母亲家里的黑猫。母亲说:“黑猫不在了,离家几次,后来再也没回来,这黑猫怕狗,就是你姐姐带过来的狗。”母亲又说道:“现在家里老鼠又多了起来,老是把棉被撕烂,出门时门窗要关严实。”路过一片庄稼地,看到好多人低着头在摘花生,我问母亲:“摘花生不是在九月份吗?”

母亲得意地说:“这是晚花生,我们平时吃的花生,颗粒大而胖,有两节花生粒,抓一把就能吃饱,吃多了还有些醉人,好似喝了酒,餐桌上的炒花生米,一般用这种花生。”

母亲又说:“晚花生,颗粒长而瘦,有三节花生粒,吃起来甜而脆,越吃越上头,之前你舅舅家种得多,沙地种晚花生,产量高一些。”

晚风吹来,不热,母亲还是拉着我的手,我说:“记得庄稼地边有一排排白桦林,怎么不见了?”

母亲责怪地说:“你真是回来少了,这些树移种在防护坝,你下车时,应该有看到江边树木茂盛;这里比较空旷,做了太阳能光伏板,每年还能拿到不少的钱,在光伏板下面养鸡养鸭,还能给鸡鸭遮风挡雨,又能肥了地。”

我抬头看着,又问:“那高高的风力发电机,叶片怎么那么大?”

母亲接过话来说:“现在农村越来越好了,你没观察仔细,路两边除了绿化,路灯的电是怎么来的?”我不解地问母亲,怎么来的?母亲说:“这个也是太阳能呀,我的儿子,你这是在城里学傻了。”我甚是吃惊,怎么农村有那么多高科技,我却成了不懂“世事”的人。

母亲问:“孩子读书咋样?吃得好吗?我看我大孙子又瘦了,你是又胖了,不要骂不要打,孩子要耐心地教,好脾气地带,不比你那时。”

“那时,没几个孩子读书,地里总有做不完的事,也不怎么懂得教育孩子;现在孩子接受新事物多,懂的也多,蛮横教育行不通。”

这一路上,母亲说着,我竖着耳朵听,母亲说得兴高采烈,要把一年闷在心里的话,都跟我说出来,这样才舒坦。

快到家了,我问母亲:“父亲的病怎么样了?”母亲才回过神来,眼泪在打转,叹了一口气说:“也就我能受得了你父亲,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、去菜地干活,我什么都做,你父亲就一张嘴,除了吃,就是说身上不舒服。”

“即便这样,你父亲都不乐意,还说我伺候得不好。”我擦了擦母亲的眼泪,说我不是回来了。

母亲这才笑了,打了我一下:“你回来就几天,不还是要走。”

到了家,父亲坐在凳子上说:“兵仔回来了。”父亲起身,看他很吃力,我赶紧过去扶着他问:“爹,你身体好点了吗?”父亲还是嘴硬,说好多了,不用操心。

这时,母亲过来,递过来干净的热毛巾给我擦脸,我说不用,我自己来。母亲在我擦脸的时候,一边帮我拍拍身上的灰尘,一边说:“我儿饿了吧,饭菜热的,我们去吃饭。”

我和母亲,一人一边,扶着父亲向饭桌走去。

养

羊



(视觉中国)

■ 曾剑青

我家独立的小院,四面有围墙,院子之内养着三只羊,一只大的,两只小的。父亲因地制宜用栅栏圈出一个空间,足够三只羊活动,又搭一个木做的“羊屋”,可以算是遮风挡雨及休息的地方了。

两只小羊羔长着黝黑的羊毛,活泼可爱,跑起来一颠一颠的,吃起草来也是争先恐后。闲来无事时,我总喜欢与它们来个“亲密接触”,看着它们吃,看着它们玩,有时也加入它们的行列,用各种办法去“训导”“挑逗”它们。平时大羊总喜欢欺负小羊,看吧,吃饱了的大羊用羊角去顶小羊的

屁股,有时,小羊沉醉在青青芳草的美食世界里,并没有注意到大羊的“偷袭”,对这突如其来的遭遇,小羊来不及跑开,受到惊吓的它“咩咩……咩咩”直叫,慌得连嘴边的草屑也抖落一地。

还有一次,我看见大羊把小羊顶在角上甩了出去,瞬间,小羊坠地,“啪”的一声响,随之,小羊快速爬起,“咩咩……咩咩”几声,像是在喊冤,可有什么办法呢?还没有长出角的它赶紧躲闪,站得远远地望着大羊,无可奈何。这让看着它们的我也为小羊打抱不平。

我赶紧冲了过去教训大羊,它却低下了头,用脑袋蹭了我的手心,似乎有了认错的态度,叫

我有点心疼,便不想再去打它了。

后来,与羊们混熟了,我索性与大羊斗起来,我学着拳击手的模样,弯着腰,双手握拳。它竟然懂得收着力气,后退了两三步,将身体重心后移,把脖颈以及背脊连成一条线,成了一条强悍的冲击线,随后它两只前脚跃起,使出全身力气,头上的角朝着我的身体顶来。我以为这下惨了,没想到羊只是摆出了一副吓人的架势而已,羊角擦过衣袖时,还带着暖烘烘的气息,我不禁笑出声来。

小羊更是可爱,我故意拿着树叶举在半空中。它知道有好吃的,后脚蹬地,前脚蜷缩着,像拳击手站立着,时间一久,它便撑不住了,有时为了能吃到树叶,小羊竟然将前脚搭在我的腰部,一种痒痒的感觉油然而生,我只好由着它将树叶吃掉。

最让我暖心的是它们的“通人性”——每次我开门回家,羊圈里就传来“咩咩”的叫声,大羊扒着栅栏往外看,小羊蹭着脚晃尾巴,像在说:“主人回来了!”我把草递进去,它们吃完就抬头看我,叫声软乎乎的,仿佛在说:“好吃!”又仿佛在说:“谢谢!”

如今,那两只小羊已经长成了半大的羊,大羊的羊角又粗了一圈,院子里的草堆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可每次听到它们的叫声,看到它们摇着尾巴跑向我的样子,我就知道,养羊的乐趣,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而是藏在每一次喂食、每一次互动、每一次等待里的那些暖烘烘的、毛茸茸的、带着青草气息的小幸福。

幸运之龟

■ 李少许

大黄是我买回来的一只乌龟。它长着绿色的龟壳,但是头部和腿部以及龟肚上略显黄色,所以得名大黄。

买来那日,我正在小镇的街上闲逛,无意中瞅见一位卖宠物的妇人,这女人长得俊俏美丽,摆出来卖的宠物也十分灵巧、活泼。我走了过去,东瞅瞅西看看,每种宠物都十分可爱,价格也不一。本想买对鹦鹉回去养,一问价格,让人望而却步。后来,我的目光被一盆灵动的乌龟吸引,一问价我就心动了。这些乌龟在水里,互相簇拥着,一只挨着一只,很是友好,而其中一只乌龟很霸气,眼神里透着一股灵敏,它爬到其他乌龟的背上,大有一统天下之势,我一下子就被这只吸引住了,嚷嚷道:“就买这只,就这只了。”

就这样,大黄跟我回了家。有了名字的它,天天与我朝夕相处,我把它放在笼子里,养在阳台上,阳台因为有了大黄而更加丰富多彩,我想大黄并不孤单,阳台上的花草草都是它的伙伴。但我想归我想,还是觉得大黄并不开心,起初几天还正常,

在笼子里偶尔挪挪身子,后来干脆就不动了,眼神里透着疲惫,不再是我第一次见它时的灵敏,更没有了霸气,它像一位坐禅的长者,整日不吃不喝,像在沉思着什么,又似乎在盘算着什么。我见状也不敢怠慢,天天好生侍候着,但它偏不理睬我,还是不吃不喝,最后干脆闭上双眼,再后来把龟头也缩回去了。我只好悻悻而去,不理它作罢。

这日,我起了个大早,第一件事就是像平常那样去阳台看大黄,它还是紧闭着双眼。我发现它的前腿都耷拉下来了,任我一直叫,它就是不理。我这才领悟过来,我与大黄无缘,它怕是得了相思病,想念它的同伴,我知道大黄在我身边是活不了了。

第二天,我再三考虑,决定忍痛割爱放大黄自由。我带着大黄,走过小镇中山街,穿过小巷,来到了大桥边,这座见证小镇变迁的桥梁,今天也是大黄自由的见证者。我走到桥底,这里有一个仿古的人工码头,我坐在码头的石阶上,把大

黄放在旁边,大黄在刺眼的阳光下突然活泼起来,它望见眼前的一切,睁大眼睛,奋力地奔向小河。我看着大黄游进河里后,冒几个泡就消失了。我在心里默默地为它祈祷。

偶尔,我还会一个人来到河边,望着河水发呆,皎洁的明月照着河面,也照进了我复杂的内心,或许我们要明白世间万物的缘分密码,凡事要适可而止,在该断的时候斩断它,我们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,不是吗?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